

家风如春雨 润物细无声

灯下走笔

和睦助人传家风

曹喜娜

家风,在农村叫门风,是一个家庭的立足之基。最早体会它的含义,是小时候看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我家没有什么正而式之的大道理,但是有一点,就是乡邻们公认的正直。从小老一辈就告诉我,做人要善良,善良永远没有错,做到与人为善会使你感到心安。

父辈刚正

父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同大多数农民一样,诚实厚道,与人为善,尤其其他感念党恩、不怕吃亏、不肯占便宜的品质让我感受至深。

父亲年轻时靠一条扁担常年奔走于家乡与洛阳老城之间,挣点脚力钱养家,和祖父一起经常为地下党传送文件、印刷品,因为从不过问代捎的物品是何物,也不明白那些人的真实身份,所以他们无意间成了党的秘密交通员。

解放洛阳战役中,父亲在雨夜中帮助解放军战士拔除了国民党青年军 206 师在南关的一个火力点,随后积极参与“支前”工作,发挥自己的“扁担特长”,多次沿黄河南岸、往返于洛阳与陕州之间为解放军运送枪械,被评为“支前模范”。

大集体时期,父亲当过多年生产队管库员,认真过秤、仔细记账,经手出入的粮食分毫不爽,被社员们赞誉“为红管家”。

父亲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新生活,常常跟我讲今昔变

化,独自一人时,就吟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他生前写的“敬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诸领袖”的墨迹至今仍留在老屋的粉壁上——父亲以一个农民淳朴的方式表达了对共产党、对领袖们的感激、敬仰和热爱,也由此深深地影响了我。

吾辈清正

耳濡目染,我秉承了父亲的品质,参加工作之后,服从上级分配,勇挑、甘挑重担。

我对学生的爱是发自内心的,没按时上早自习的学生,我会到他家里把他从被窝里拖出来;对家庭失爱的学生,让他跟我在宿舍睡一张床上。

在担任校长期间,我曾参与了雷村、西李、陈沟 3 所学校的校舍建设,而自家所住的三间土坯瓦房却在一个风雨之夜垮塌,无奈借住街坊一处破旧院落 5 年多时间,为此有人冷眼嘲讽,有人说我傻不会趁机“捞”。有个春节,我自撰一联贴到大门上:布衣得暖真为福,陋舍平安即是春;横批:知足常乐。

而妻子则是乡邻们公认的“热心肠”,街坊邻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跑前跑后、主动帮忙张罗。夏天家里的沼气用不完,为避免浪费,她一壶一壶烧开水挨家送。

2012 年,街坊兑钱修路,公推妻子领头,遇到紧活,她自掏腰包给工人们买水买饮料;供料司机因为结账顺利给她送

话费、送礼物,她一律婉拒。

工程结束,没有产生一分钱管理费用,她把收支清单详细地开列出来,除了在街上张贴,各家各户都给一张,真正达到了家家清楚、户户明白。

后辈耿正

我们教导两个子女怎样做人,说得最多的就是“吃亏是福”。

儿子在偃师高中读书时当过班长,班里每天用四、五桶纯净水,都被儿子和另一个同学扛上扛下义务“承包”了。

有一回,班委会开会给了儿子一个助学金名额,可以得到 1500 元,儿子回家跟妈妈商量后婉言推辞了,说应该把名额让给最需要的同学。

儿子目前在德国读书,系里举办讨论或辩论活动,时有外国学生对中国的社会制度、人权、环境、产品质量等方面作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指责,儿子搜集资料、图片、视频等,客观展示和陈述,有理有据进行辩驳,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理解和尊重。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好家风的传承,不仅对自己有利、对子女和家人有利,也逐步影响着大众的道德水平,进而带动社会好的风气,从而让每一个人受益。



伊滨之夜

张建鸣 摄

心香一缕

家和万事兴

董洪明

父辈兄弟 6 人,早些年因为做生意闹了纠纷,相互之间有了隔阂,从此不相往来。前些年,父亲生病期间,整天唉声叹气,详问其情,方知一家的不和睦成了父亲晚年的一块心病。他常对我说:家和万事兴,在我有生之年,你无论如何要把这个“结”解开。

如何才能完成父亲交代的“重任”,我思前想后,决定从给父亲做寿诞打开缺口。

父亲寿诞之日在大年初四。我利用这个机会,诚恳邀请父辈的几个弟兄带上各自一家大小在一起坐坐,拉拉家常,聊聊家风;子辈们相互交流交流工作,谈谈感想,互通有无;孙辈认祖归宗,其乐融融。

以后,遇到伯叔过生日,我总是提前让妻子买好祝寿礼品,组织大家在一起吃个“团圆饭”,相互祝个福。逢年过节,我都要拎上年货、礼品,带上妻子儿女登门给长辈拜年送吉祥。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父辈们的隔阂消除了,子孙们关系融洽了,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父亲脸上的“阴云”消散了,露出了欣喜的笑脸,我们这个大家庭也成了区、镇闻名的“文明家庭”,街坊邻里再也看不到我们家的“笑话”了。

作为社区党支部书记,只有身正才不怕影子歪。开发建设初期,我先召集全家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对所有家庭成员“约法三章”,不得竞标社区的大小工程;不得参与社

区的一切劳务;不得以我的名义介绍他人参与开发建设的相关活动。严格按照区镇征迁政策,不突破政策,不走旁门左道,不多吃多占。我的话刚完,大家就炸开了锅,说什么的都有。面对大家的言论,就连妻子也对我发难。我从近几年来反腐败的形势以及我个人的感受出发,耐心向家庭成员晓以利害,最终妻子和我站在了一起,说服了大家。

把孩子培养好,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因此,我和妻子从不溺爱孩子。为了让孩子从小孝敬老人、尊敬长辈,我和妻子以身作则;为了培养他独立生活能力和责任心,教他学会洗衣、做饭、折叠衣服、收拾房间;为了培养孩子勤奋好学的精神,我们带头学习,经常带他到书店买课外书阅读;为了锻炼他吃苦耐劳的品质,高考后让他做暑期工,体验劳动的滋味、赚钱的艰苦……

由于我们注意教育方法,所以孩子孝顺长辈,勤做家务,热爱集体,乐于助人,成为老师的得力助手,多次代表学校参加比赛,连续三年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今年以优异成绩考上理想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愿每个家庭都能传承良好家风,从而形成淳朴村风,造就文明和谐的社会风气。

幸福的红指甲

常润芳

这个夏天,我想给 81 岁的母亲包红指甲。像我小时候,她给我包的一样。

我想把所有与包红指甲有关的细节,按照童年的样子复原,在熟悉的气息中,与迟暮之年的母亲一起,把我童年的事儿再复习一遍。

我知道,有些东西是无法复原的,比如母亲和我的岁月、故乡的背景与心境。但仅能复原的一小部分,也够温暖我们的了。

“我种的指甲草开花了。”我告诉母亲。母亲坐在床边,呆呆地望向窗外,没有像我那样喜悦,她说:“以前老家的院子里种的可多了。”

这些年来,母亲总是被衰老进程中的疾病缠绕,她的笑容也像我生活中远去的指甲花似的,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了。“包红指甲啦。”母亲听见我的喊声,依然望向窗外,没有回头,她对我的用心似乎不感兴趣。当我把捣成红泥的指甲花、麻叶、线一一排在她桌子上时,她说:“我不包,以前老家种那么多,我都不包。”以前母亲忙于生活,只顾着给孩子们包红指甲,哪顾得了自己呢?

我拉出母亲使劲缩回的手,学着她以前的样子,捏起一团花泥,按在她的指甲盖上,再用麻叶裹了,用线缠了。

勤俭持家

我家的传家宝

徐志龙

我的父母都是 30 年代出生,50 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我记事起,我就见到父亲的很多小小记账本,本子上每页都标有日期,打着竖格子,分左、右两侧分别记述当天的收入和支出情况,连 1 分、2 分钱花销也不例外,父亲每天记账,每天精打细算过日子,他老人家的口头禅就是:“啥时候都要勤俭持家,有时要想无时苦,收入支出心中要有数。”

我的母亲更是一个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典范,每次在饭桌上,她总爱念叨:“一粒米不容易,全是汗水换来的。”她总是喜欢把菜汤倒在自己的汤碗里,搅和在一起喝,当孩子们劝阻她时,她就笑着说:“这菜汤好着哩,营养全在这菜汤里呢!”

她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做到了以勤俭节约为第一原则,直到现在,我们老家堂屋大门上冬天挂的棉门帘,仍是母亲二十年前用破旧布头拼接、缝补而成的那块花门帘,我曾经仔细观察过,那门帘上有不下二十种花色,母亲勤俭节约到任何一块碎布头都要利用起来的程度。

去年,母亲 80 岁生日,我们姐弟们商量着通知亲戚,为辛苦了大半辈子的母亲办个隆重的 80 大寿,当母亲得知后,坚决不让子女们这样做,没必要铺张浪费,更不必要要排场,说自己家人在家里面聚一下,吃顿饭就行了。我们过意不去,再三劝说,最后母亲风趣地说,“80 岁还不算大,到我 100 岁时,咱办个大的,到时把街坊邻居的老人都请过来。”最后,我们只好按母亲说的去做了。

在父母这种勤俭持家的良好家风熏陶下,我们姐弟五个不论是在艰苦的上学时期,还是条件大大改善的参加工作以后,我们都能做到不攀比、不浪费,从没有超支、借钱等等。在家里,我们经常教育孩子节约水电、节约粮食,买学习必须文具、家庭生活中日用品等也要以实用为原则,而不要一味盲目地追求时尚、潮流。孩子们也做到了勤俭节约、杜绝浪费、从不乱花钱的好习惯。

有一次,孩子的班级组织去丽景门观赏游玩,临行前我给孩子 100 块钱,叮嘱她在外面要吃好、玩的开心。谁知,孩子下午回来的时候又交给我 90 块钱,她仅仅花 10 元钱吃了一碗刀削面,连饮料、矿泉水都不曾买,她自己带了一大壶白开水,还告诉我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班上有同学过生日,同学们赠送生日礼物,孩子从没有要钱买礼物,她把日常生活中所收集的各种漂亮的包装盒、礼品盒等用水彩笔、荧光笔、便利贴等稍作加工,就变成了别出心裁的笔筒、收纳盒等,送给同学,同学们还不断夸她心灵手巧,甚至要拜师学艺呢。

诗书继世

老家的匾额

高浩峰

“德音孔昭”,这是我老家的大门匾额。出自《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意思为家里长辈们读书人多,品德高尚,受人敬仰。这是乡亲们送的匾额。

2019 年,在红旗渠干部学院学习,和我住在同一个房间的是一位素不相识的同志,一聊天,我们是一个村的,一说我们家,他立即说:“我知道,听长辈们说,你们家里读书人多,女孩子都上学。”

是的,我们家读书人多。我的五姑奶奶高淑敏,是偃师二高进步学生,跟随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去了延安。大姑和父亲经常给我讲五姑奶奶追求进步,参加革命的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好好学习的远大志向。

我的大姑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她说当年在偃师高中上学,学习刻苦,虽然生活非常艰辛,在学校能吃饱饭。她在学校还惦记着家里老人孩子能否吃饱饭,每到星期天回家,从杨村过河,路上从已经罢园的南瓜秧上摘小南瓜回家吃。

我的三伯、九叔都是大学毕业。我和妹妹也都上了大学。“知识改变命运。”这是我大姑在我上大学毕业时,把她珍藏的《毛泽东选集》送给我时给我说的话。参加工作后,读书成了我的生活习惯,每天都要抽出时间读书,从经济类书籍到历史类书籍,从人物传记到诗歌散文,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摆脱贫困》《之江新语》,读书丰富了我的生活,开阔了我的胸襟,宽广了我的视野。

我们家每个人都能享受读书的快乐,快 70 岁的父亲能背诵许多毛主席诗词,母亲能背诵许多汪国真和泰戈尔的诗歌。每次,我们的家庭会议,每个人都要朗诵一篇文章。通过读书,我们读到了喜悦,读到了芬芳,读到了希望,读到了梦想!

现在,读书成了我们家的生活方式,每年元旦,我和爱人会带孩子去新华书店选购许多书籍。我也要吧老家门匾上的“德音孔昭”讲给孩子听,把家风的故事讲得孩子听,让它一辈辈地传下去。

流年碎影

那时,你的沉默我不懂

徐晓娟

父亲是我家的孤家寡人,只有两条老狗常伴左右。父亲排行老大,共有弟妹六个,自懂事起便每日随爷爷翻山越岭几十里,徒步挑煤。后十几岁便离家当兵,转业安置成了铁路工人。自此,一家老小十几口人的花销便都落到了父亲的肩上,每月 38.6 元的工资除去家中油盐酱醋、针头线脑、人情往来的日常用度外,还要遵照弟妹们书信里的要求,置办衣裙鞋帽邮寄回家,留给自己的只是一碗勉强饿不死的食物和一身不露肉的破衣烂衫,实在不得已的时候还要四处举债,然后以对自己更刻薄的方式还债度日。

这样的日子持续到父亲在老家的一间小瓦房里结婚成家,有了我们兄妹仍未终止。

从我记事起,父亲在家的日子,家里就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只要父亲一板起脸,母亲和我们兄妹几个,就忐忑不安起来,如大风暴有感应的小鸟。原本叽叽喳喳闹着的屋子,他一走进去,便噤了声息;母亲站起身去了灶间,我们便一个尾巴巴似地也跟了去;等到父亲也进了灶间,我们几个便又溜溜地去了院里,总是只留下父亲一个人沉默。

父亲对我们极其严厉。及至我们兄妹上了学,父亲每次回家首要的事,便是绷了脸查问功课的,稍有瑕疵便用粗糙的大手掌把桌子拍得咣咣作响。

对于我,父亲尤为严苛。他要求我每天练习一页庞中华的字帖,每天写一篇日记,每次难得的走亲访友赶会上集,也必是未出家门就嘱我“晚上回来写篇作文”,顿时让我兴头全无。

父亲还喜欢在火车站候车时,给我买五花八门的测试卷习题集作文选。父亲回家就意味着一大堆额外的练习和一张他绘制的无缝对接作息表。我常常羡慕邻居家的小孩每天放学都可以在大街上推着桶箍疯跑,在麦秸堆上打滚。

记得我上四年级时,还没学到圆的知识,父亲便教我按照 3.1416 的圆周率计算家里的水桶验盆的周长面积,直算得我昏昏沉沉也算不清楚那一长串的小数。父亲虽不训斥,我也难得耐住性子。

我小学毕业去镇上读重点初中时,来回三十多里的山路让我和母亲都颇难为。对此,父亲对母亲只一句怒斥:你就是背,也得把孩子背去学校!

当年的我觉得父亲太过苛责,没有一丝温情,心下甚至对他有着些许怨恨。

直到许多年以后,当我也开始挑起生活的担子艰难前行时,我愈加明白了父亲当年的不易,懂得了父亲沉默背后的艰辛。

如今,我做了母亲,在女儿的教育问题上无数次崩溃暴怒时,我愈加清醒地知道,其实我本不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能凭着自己的学习走出闭塞的小山村,不再像祖辈们一样在黄土里刨生活,我最该感激的恰恰是父亲三十年前对我的严苛。也时至今日,我尚能用我钟爱的文字述说我对父亲的复杂感情,也要感谢当年考试第一名时父亲奖励我的那本《故事大王》,那是我贫瘠岁月里除课本之外读到的人生第一本书。

母亲说,父亲其实是极宠我的,他虽然脾气很坏,但我们兄妹几个中,独我一个不曾挨过他的打,甚至重话都极少说的。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我的确也曾坐在父亲背上“噌噌”骑过大马,在人群中被父亲架在脖子上看过大戏,甚至恃宠而骄吆喝他的大名,他也不怒。生活再艰辛,却常常带回来我喜欢的甜甜的牛奶糖和好看连衣裤。

近几年,父亲腿疾更甚,走路已是艰难,信笔至此,酸涩难言,泪光里浮现的是父亲那蹒跚的背影,以及跟在他旁边的两条狗……